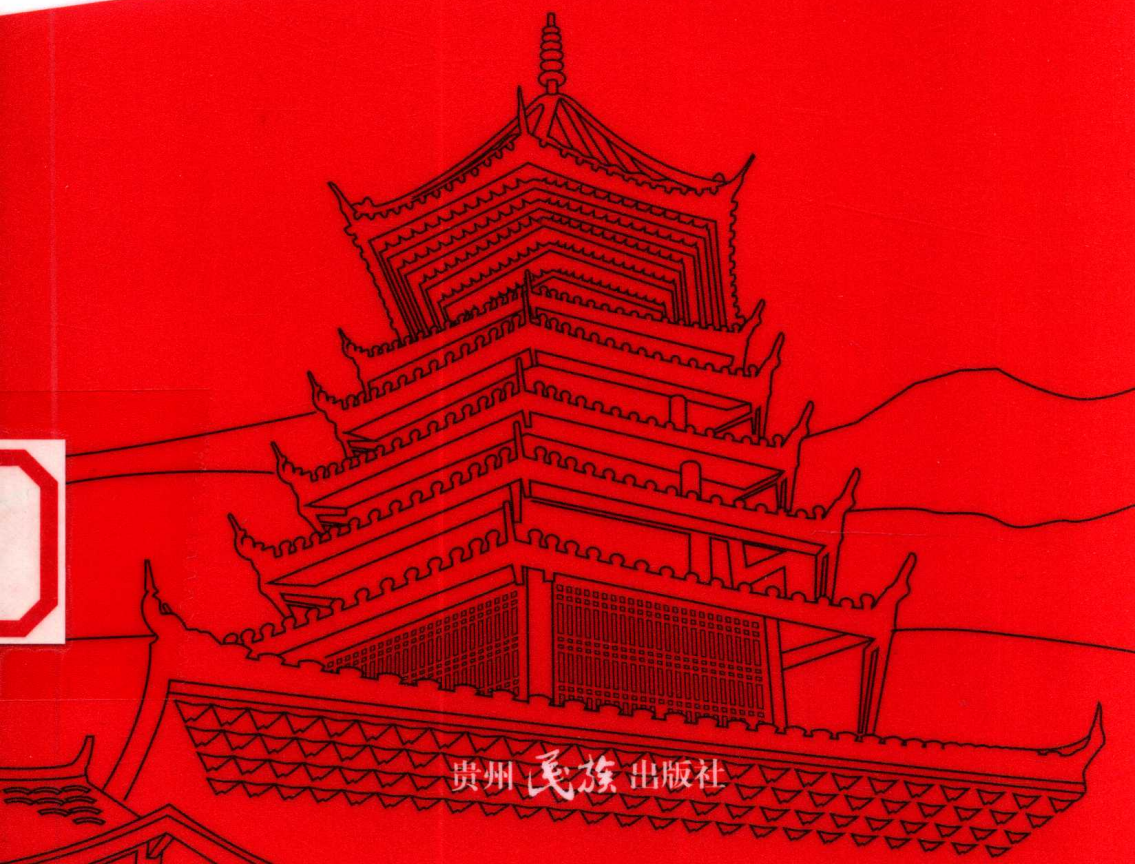


侗家儿女

彭恩昌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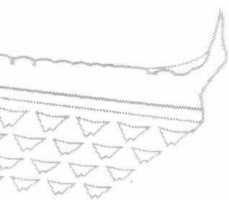
倚家儿女

彭恩昌 著

楔子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席地坐在房前的山坡上，深情的凝望着眼前的

一切：高高的大坝，拦住了清水江滚滚东流的江水；耸立在大坝上的电站发出的电，照亮了苗乡侗寨几十里的村村寨寨和山山水水；清悠悠的水面上，奔驰的汽轮，不时发出震耳的汽笛声，响彻水库周边的山间；水面上一排排网箱，饲养着各类鱼虾。一对对青年男女，歌声笑语。远处，向上游望去，跨江的两座大桥，连着两岸的新镇，还有水里的孤峰，顶着茂密的青枝绿树和蓝天白云倒影在水中。岸边，一栋栋苗侗人家乡间别墅式的小洋房，频频竖立起来，老人心里充满着喜悦，他觉得他的梦想正在日渐实现，似乎看到了清晨喷薄而出的日光，呈现出苗乡侗寨欣欣向荣的美好新景象。



目录

(一)	父亲.....	1
(二)	童年.....	7
(三)	少年.....	23
(四)	求学.....	41
(五)	乌云.....	50
(六)	当壮丁.....	61
(七)	新生活.....	68
(八)	逆流.....	76
(九)	解放军战士.....	80
(十)	解放	87
(十一)	抗美援朝.....	97
(十二)	奇遇.....	107
(十三)	变迁	115
(十四)	姻缘	121
(十五)	冬妹入党	128
(十六)	下连带兵.....	137
(十七)	新河	147
(十八)	顶风.....	153
(十九)	梅花山上.....	157
(二十)	昆明湖边	165
(二十一)	移山造田	172
(二十二)	兴修水利.....	177
(二十三)	工改兵.....	182
(二十四)	文化大革命	203
(二十五)	回老家.....	210
(二十六)	北上铁岭.....	215
(二十七)	转业	225
(二十八)	圆梦.....	235
(二十九)	退休生活.....	239
	后记	246

原 书 缺 页

刘若四一家，有他的母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大嫂。听他母亲说，他父亲叫刘长顺。早年和他母亲带着三个哥哥种着祖传的三亩水田和一些旱地、山林。他母亲养猪养鸡鸭、纺纱织布，照应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一家子还过的殷实温馨。

这天，长顺把眼前这坎田犁完，卸下了牛身上的犁具，把牛放上山吃点青草，他想休息一下，坐在田埂上，抽着旱烟，一边想心事。他想，只要下足肥料，育好秧苗，精耕细作，不缺水，秋后一定有好收成。一家五口，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刘长顺越想越觉得心里甜滋滋的，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做好饭菜，他放下了犁耙，关好了牛，一进门往火塘边一坐，三个儿子围在膝边，心里美滋滋的。妻子把饭菜摆上桌，还有她自己酿的一碗米酒，他觉得很满足。他想这就是他想要过好日子了。他没有多大的奢望，这样的日子就很满足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天不遂人愿。秧苗插好后，由于肥料充足，草除得及时，秧苗长势很好，青青悠悠的，可喜人了。可是后来七八月间以后，几个月不下雨，他的三块田里两块是望天田，没有水源。田里无水干裂，秧苗干枯。刘长顺坐在田埂上干着急，眼看着秧苗枯死，心里在祷告上苍，快下点雨吧！也埋怨那个玉皇大帝，埋怨龙王，为什么不肯为我们这些穷人发点善心？他想来想去，怨天怨地也没用，还是来点实在的。他拼着老命，到一里多路的小河沟挑水来浇灌，也不知道挑了几天，也不知道挑了多少担水，还是缓解

不了旱情。秋收时，收成只有两三成，他欲哭无泪。

一家人一冬天以瓜菜代粮，节省着过。可是到了四五月间就过不下去了。他不能让老婆孩子饿着，只好去求助这个寨上的首富彭普超。这个彭普超，说来还是刘长顺的远方表亲，不过两家贫富悬殊，没什么往来。这次刘长顺真的是没办法了，才去找他借谷子。彭普超这人六十来岁，一身富态，凭着父辈留下来的田地、山林，雇长工种一部分，大部分租给寨上没有田地和少田地的人种，坐收租子。虽然天旱不下雨，但是对租他田种的人们，租谷一点都不能少，所以不管天怎么旱，他的谷仓都是满的。

这天他躺在堂屋的躺椅上，抽得旱烟，眯着眼睛。听到有响动，睁开眼一看，见是刘长顺来了，连忙欠身坐起：“表侄来啦，请坐。”刘长顺喊了一声：“表叔，近来还好吧？”，说完便坐在一边的长凳子上。“表叔啊，不瞒您老人家说，去年大旱，庄稼没收成，今年这时候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来是想向您老人家借点谷米，度过这几个月。不知表叔你方便不？”，彭普超低头磕掉烟锅里的烟灰，慢慢抬起头说：“表侄呀，不瞒你说，我也有难处，去年大旱欠收，租谷收不进来，眼下青黄不接……，你想要多少？”，长顺说：“多的不敢借，五斗吧！”，彭普超说：“你一大家子人，一石（担）吧，你有困难，我还能不管？不过这世面上的规矩，我们虽然是亲戚，也不能越了，你说是吧？不说对本，秋后还一石五吧！你看怎么样？”，刘长顺想，不管多少，把这几个月度过去

再说：“表叔，利重是重，救急事，我还是要谢你。”，彭普超喊他的长工潘老二把谷子量了出来，刘长顺挑回了家，暂时解决了一家人的生活。

世上的事，常常是喜忧相伴，在一家人生活很困难的日子里，妻子居然又怀孕了。刘长顺好高兴，不过他的担子更重了。他不光要忙田里地里的活，还要分担家里的家务。他实在是感到很难，正在堂屋里坐着发愁的时候，寨下的王家表嫂李金花来了，把着大妈拉到一边说悄悄话。李金花说她表姐有个女儿，今年18岁，想说给你家老大，你看行不行？，若大妈说：“我看行，要给老头子说一下，看他同意不”。她俩过来给长顺一说，长顺当然同意，说：“老大都二十了，该成亲了，不知人家女方同不同意？”。李金花说：“我去说一说，准行”。这王家表嫂李金花的表哥肖六山，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表姐也是个贤惠人，听了李金花的介绍，都同意了这门亲事。接着两家大人和两个年轻人都见了面，亲事就定了下来。过了年就办喜事，南方刘家送去一头大肥猪、十块大洋作的聘礼。女方肖家陪嫁一套家具作为嫁妆。热热闹闹的抬进了刘家，刘家有了儿媳妇进家，家务事自然就有了帮手。

阳春三月，喜事又降临，刘长顺最后一个小儿子降生了。一桩接一桩的喜事，一家人都很高兴。高兴是高兴，可刘长顺肩上的担子可就更加重了，一家人要吃饭，老二、老三要读书。长顺想，最主要的是要有吃的，他想到三叉溪，溪边还可以开点田，春耕春种结束后，就带着老大去三叉

溪开田，把溪边的一块大沙洲改成水田。可是这工程量是很大的，为了这一大家人的生活，他必须下大力，把这片搞成水田。他和儿子老大，到处去找大块点的石头，沿着溪边筑起堤坝，把沙洲里的大小石头捡走，在去山边挑土，把沙洲填到三到四尺厚，底部还必须夯实，便成为一块可耕种的水田。这当中，劳动强度很大，也不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的事。父子俩搞了一个夏天一个冬天才基本完成。这块田搞成后，正常年景可收五、六百斤稻谷。第二年父子俩又在轮甫塘开了两块旱田，就是没有水源的。这样在正常年景下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刘长顺这个人很要强的汉子，他凭着还硬朗的身板硬拼，也要让这一家人过得好一点，他除了把田土种好，还抽空去清水江上替那些木材商们放木排，赚点钱给家里用，寨上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去清水江边淘金子，他也拉着儿子老大去淘金子。淘金子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柳条或竹子编的手摇篮子，一块三尺左右、六七尺长且刻有横槽，用支架支起的木板，木板槽面朝上，成五十度左右斜度，顶上架起手摇篮子，然后用铁锹铲起河沙装入手摇篮子里，冲水摇篮子，然后河沙就顺着木板的沟槽下流，金子比沙子重，沙子流走了，金子就沉入木板的沟槽里。这就是当年在清水江边淘沙金的工具和操作流程。能不能淘到金就看运气，运气好时，一天淘到两三钱，运气不好时，几天都淘不到。后来他觉得搞这个得不偿失，就不去了。不如扎扎实实地在家种田种地。田里地里的活少时，他就和老大上山开荒，买杉树来栽上，

期望日后长大了有用。

由于长年的劳累，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那时农村里无医无药，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一家人悲痛不已又无可奈何。

哥哥们和大嫂听了妈妈的回忆，心里都很沉痛。老四这时已六岁，听了母亲的叙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长大了要像父亲那样勤劳爱家、艰苦奋斗。

(二)

童年

他的母亲叫杨金花，是河对面湖南会同县跑团杨家坳人。过了河走二十里路就到了，他母亲曾带他去过多处。外祖父、外祖母都已去世，只有两个舅舅和舅妈，他不知他的母亲是什么民族，她听得懂侗话，也会讲点侗话，但很少讲，而是讲酸汤话的多，杨家坳的舅舅家也是讲酸汤话的。母亲很善良，也很勤劳能干，凭着吃苦耐劳，艰辛地抚育和呵护着她的四个儿子和儿媳。

父亲在世时，送大哥到寨子里的私塾读过两年书，然后就跟着父亲在种田，二哥、三个在阳山上的小学，父亲去世以后就没去了，和大哥一起在家种田。老四七岁了，妈妈说：“你该去读书了，要读书才会有出息”，第二天她叫三哥陪我去街上那个小学报名。那个小学是座两层楼房，楼下中间那间是堂屋，堂屋贴了一张画像，三哥说：“那是孔夫子，进学堂读书，要先拜孔夫子，跪下叩三个头，好啦，起来！”，然后带老四到了一年级教室向老师报告后，三哥就回去了。老四从此开

始了他的学习生活。

他的童年是幸福的，但也是坎坷的。他家有他父亲留下的田地和山林，正常年间，一年辛苦劳作下来，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是过得也十分艰辛。一年到头，基本上两干一稀，所谓干也就是米饭里加上红薯了。穿的是地里种的棉花，他母亲会纺纱织布。这种布叫家机布，当然比较粗糙。布织好了，他母亲就给一家人做衣服穿。有时忙不过来，就请附近的裁缝师傅来家做。他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他有能干又贤良的母亲的抚育与呵护，有正直贤良的哥嫂关心和爱护，使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的成长。

老四在学校，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好。他那个班的老师也很喜欢他，下了课，同学们在球场上玩，班主任杨老师就和他坐在球场边给他讲“头悬梁 / 锥刺股”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他虽然不是很理解故事的含义，但对他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他在班上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彭普成，一个叫龙集先。课余时间常在一起玩，学校下面就是清水江。学校规定，不准学生下河洗澡游泳，但是还是有的学生偷偷地下河游泳。一天下午有两节没课，老四和彭普成、龙集先便相邀下河去洗澡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便把他们三个叫到校长办公室批评他们。老师问是那个带的头，老四说“是我”，彭普成说：“不是他，是我”，龙集先也说：“不是他们，是我叫他们去的”。老师笑了：“咦，你们倒是都敢担责任那，不管是谁带的头，

都把手伸出来！”，一人挨了三板子。

后来刘若四在学校上学的时间，再也不敢下河洗澡了，班上课余没有去处时，常坐在学校坎下的大石头上，看停在江面上木排和在江边嬉戏的娃娃们。突然，他发现一个娃娃落入深水里，他急忙跑下去，衣服都来不及脱便跳下水去，把那个娃娃救了上来。幸好水不太深，那娃娃没事，不远处一个洗衣服的中年妇女，一看是她的儿子，跑过来把孩子抱起，说：“一会儿没看住他，就跑到这来了，谢谢你，小弟弟！”，这是站在学校边上的学生看到了，就去喊老师，老师去后问了一下情况，大家都说是刘若四救了那孩子。第二天校长在全校的大会上表扬了刘若四。

这个学校后来又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成立了高小，就叫新龙乡中心小学。刘若四一直在这个学校读到高小毕业。这期间，随着家境的平顺和坎坷，经历着他童年的欢乐与忧伤。

他妈妈是个贤良而能干的农村妇女，父亲去世后，靠着她的勤俭和吃苦耐劳，组织哥嫂们经营着父亲留下的田地和山林，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还算是平安无事。

二哥刘若二到了结婚年龄了，寨上彭家的大婶，来找若四吗聊天，说起刘若二来。彭大婶说：“你家若二是个好娃子，经常和寨上的彭仁才几个年轻人，常去我家玩，还帮我家做不少事情”，若四妈说“他大婶，你们家没劳力，帮一下也应该”。大婶问：“若二有女家？”，若四妈说：“我们家

境不好，人家那个看得起？”彭大婶说：“不能那么说，你们家还算好的”。顿了一下又说：“不瞒你说，其实我来是想跟你商量若二的婚事。我哥有个女儿，今年都十九岁了，你看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和若二也般配”。彭大婶娘家是河对面野田冲的，这个寨子不远，但是归湖南管。若四妈自然希望若二能早日成婚，忙说：“那就请你大婶多帮忙啦。”几天以后就有了好消息，大婶把这门亲事说好了，接着若四妈和若二在彭大婶的陪同下，去了野田冲。两家大人和两家儿女见了面，都表示同意。后来两家约定，这年十月初五过门。

过门时很热闹，若四家杀了两头猪办喜酒，还在街上借了一匹大红马，二哥刘若二骑着大红马，披着大红绸，抬着花轿去接新娘。女家送亲的十多个青年男女，抬着桌子、柜子等家具送亲，好生热闹。若四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

三个哥哥都很本分，田土里的活路都由三个哥哥担着，大嫂、二嫂也是勤劳贤良的妇女，除了农忙时节上山下田，平时就是和母亲一起纺纱织布、种菜养猪、做家务。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轻松。年关除了杀头猪过年，还卖了两头猪，也有了些进项。

这年春天，若三也结婚了，女方是大阳山的，办喜事那几天也是和二哥结婚差不多，搞得也很是热闹。三个儿媳进家了，若四妈算是松了口气，似乎她对这个家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接着就是小儿子，他还小，而今就是把他抚养成人。此后一

段时间里还算是平安无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若四从外面玩耍回来，见妈妈和哥哥们围坐在火塘边，妈妈在唉声叹气，哥哥们低头不语，若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妈妈说“把岑背那丘田卖了吧，家里还有一点，凑钱交上去吧。”后来若四才知道，保长派人来通知，若四家中签抽壮丁了，要他们家出一个壮丁当兵。过了两天，保长又派人来催，这个不是别人，就是保长的秘书。

这个秘书是谁呢？就是刘若四的远房表哥彭廷东。这彭廷东的父亲彭普超早年也是祖传的田地，自种维持生计。后来，他把祖上给他留下的一片杉木林砍了，捆扎成木排，从清水江流放到湖南、湖北出售，积累了资金后做起了木材生意。有了钱后买了田地，一天一天地便富了起来。彭普超去世之后，廷东的母亲陈氏，为人也是能盘善理、处事圆滑，保持了家业，为了维护和振兴这份家业，他把大儿子廷东送进了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廷东果然不负母亲所望，不仅在学校的学业有成，而且在社会上也结识了不少乡绅乡官。当地保长陈长举和他家又是亲戚，廷东的母亲是陈长举的姑妈。廷东离开学校后，很快就成了地方的初级官员：保长陈长举的秘书。

早在一年前陈长举刚来新龙乡时，去看他姑妈，就知道他姑妈的心思。他姑妈在野田冲有块田和刘家兄弟的田相邻，那两块田都是一等一的好水田。廷东母亲早就对刘家这块田垂涎三尺，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正好这次县里通知，新龙

要出四个壮丁。廷东拿着通知找到了陈长举，“去那里找那么多壮丁？”陈长举笑笑说“财神爷来啦，你还怕什么？”廷东不知是什么意思。陈长举神秘的拍了一下廷东的肩头，“老弟，机会来了，你只管通知下去。来，你把全保人的名册拿来”，指着名册上说：“龙家寨的龙老大、龙老二两兄弟，两丁抽一，新龙寨刘若大家四丁抽二，这次先抽一，还有……，你去通知。”

廷东头一次办这事，还不知道其中奥妙。他回家给母亲陈氏说：“刘家老表家遭抽壮丁了。”陈氏说：“毕竟是亲戚，不要太露了，这话叫别人去说。”所以这次抽丁，首先是派保丁徐才州通知的。

过了两天徐才州又上门来催，说“你们不出人，出钱也行。你们出钱，我们帮你们去买个壮丁顶你们去。”其实，他们已经找好了人，只是刘家不知道而已。若四妈那舍得让儿子去，只能想法子凑钱。要凑那么多钱也没别的法子，只能是卖田。就是卖田，一时也难找买主，一般人家还买不起。还是陈长举出的主意：“你们找一下廷东妈嘛！”于是若四妈找了个中人，由中人去找廷东妈陈氏。中人找到陈氏，陈氏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还做出不想买的样子，问是哪丘田，中人说：“是岑背那丘。”陈氏说：“我要野田冲那丘。”中人给若四妈回话后，若四妈很为难，她们家只有野田冲这丘田，便找若大几兄弟商量，几兄弟也无奈，只好劝妈妈放弃：“妈，舍不得也要舍，又没有别的法子，卖就卖了吧。”若四妈实在无奈，也只

好说：“卖就卖了吧！”中人就回陈氏：“若四妈同意卖野田冲那丘了，但是价钱要三十五块大洋。”陈氏暗自高兴，终于达到了目的。不过她还要故意压价。说：“哎呀，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呀，只是她们有困难，我凑点钱帮忙的。三十五块我买不起，要是三十，我就帮着凑一下”，中人又把这话给若四妈说了，若四妈明知陈氏故意压价，她也没法：“算了，多的都去了，三十就三十吧。”明知是趁火打劫，故意压价，也只好认了。钱拿到手后，由若大送到了保公所，其实他们早就找了卖壮丁的人了，那个人就是街上的单身汉王连生，他去年就卖过一次了。到部队没几天就跑了回来。这次他又卖一次。保长钱到手后，把王连生叫来，问他要多少钱，王连生说：“这是个卖命的事，至少十块大洋。”保长陈长举说：“不行，那能那么多，三块！”王连生说：“太少了，六块。”陈长举说：“不行，那能要那么多？”王连生怕滑脱了说：“五块吧，这是卖命的事。”陈长举说：“就这样定了。”

剩下的那二十五元，陈长举也不好独吞，上交县参议员王乘先五元，又把秘书彭廷东叫来，拿出五元说这是你的，廷东心里乐滋滋的连忙说：“谢谢表哥，不！谢谢保长。”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甜头。

龙家寨的龙老大家境就不好，其实龙老大是个残疾人，走路一跛一跛的，还有个老妈，六十多岁了，就只有老二了一个劳力。这次非要他家出壮丁，实在难为了。龙家老妈跑到保公所求了保长两次，保长说：“不行呢，那是上面定的，我